



和平衛保論保土保衛和平

爱倫堡著

君強·劉競譯

中外出版社

愛倫堡論保衛和平

愛倫堡著 許揚、劉競譯

中華書局

愛倫堡論保衛和平

著者 愛 倫 堡

譯者 王 強·劉 競

譯本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十三號

電話（二）〇六七九

譯本刊期 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

☆有版權☆ 初印(0001—8000)

蘇聯介紹

我怎樣成爲最高蘇維埃代表

我怎樣成爲最高蘇維埃代表	昂蓋林娜著	孫 源譯	4,100
蘇聯工人的生活	波特伏依斯基著	顧 源譯	3,700
蘇聯歷史基礎讀本	伊格那契伐主編 李相崇 曉歌	徐德光譯	21,500
爲祖國服務	闊日杜布著	郭大可譯	12,100
蘇聯國民經濟計劃	庫爾斯基著	杜爲明譯	4,200
蘇聯合作事業	巴 魯著	賈 菲譯	6,700
蘇聯城鄉關係	柯錫列夫著	潘公昭譯	2,100
蘇聯集體合同	巴什爾尼克著	李相崇譯	1,260
蘇聯國家預算	茲威列夫著	石 光譯	2,900
蘇聯家庭與法庭	斯維特洛夫著	貝 逸譯	2,400
社會主義競賽在蘇聯		本 社 編	4,500
蘇聯兒童教育講座	馬卡連柯著	高天浪譯	5,500
蘇聯小學生活教育	葉西波夫 岡查洛夫著 牛 瑋	魏 微譯	4,500
蘇聯三十年的教育	加拉什尼科可著	徐警青譯	2,400
蘇聯中小學生愛國教育	鮑爾德雷夫著	怡 黎譯	2,800
馬卡連柯的教育學說	麥丁斯基著	天 浪譯	7,900
蘇聯公民教育	麥丁斯基著	唐 人譯	3,900
蘇聯小學校長手記	伊凡·諾維柯夫著	唐 人譯	3,400
蘇聯小學的示範教育	鮑德略夫著	郭大可譯	3,100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一)	馬卡連柯著	石 光 天 浪譯	12,300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二)	馬卡連柯著	從 周 維 加譯	6,200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三)	馬卡連柯著	天 浪 維 加譯	11,400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四)	馬卡連柯著 (即出)	高天遊 王子雲譯	
少年們(教育小說)	伊·阿·片切爾尼柯娃著 怡 黎 松 年譯		14,800

人民民主國家介紹

新民主國家社會政治制度	法爾洛夫著	馮 峒譯	1,500
保加利亞的經濟發展	斯達羅杜諾夫著	馮 峒譯	1,700
捷克社會經濟的改造	哈卡圖洛夫著	朱葆光譯	1,700
匈牙利的新階段	拉皮諾夫著	于 友譯	1,900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	愛立化著	馮 峒譯	2,400
人民民主的波蘭	格魯沙科夫著	朱葆光譯	2,200
新阿爾巴尼亞	H. 路易著	蓮 娜譯	1,700

哲學修養

真性	沃斯特列可夫著	曉 歌譯	2,500	
步思想論	康斯坦丁諾夫著	楊慕之譯	2,700	
條道路通共產主義	斯台巴年著	朱葆光譯	4,000	
主義道德	吉 西著	曉 歌譯	2,500	
大林	擴大了的歷史唯物論	康斯坦丁諾夫著	簡思慎譯	3,80
主義意識與蘇聯社會發展	康斯坦丁諾夫著	李相崇譯	2,4	
義做報告	格列舍寧著	楊慕之譯	3,6	
手國的文化任務	卡夫丹諾夫著	傅子禎譯	1,6	
大學	人民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	阮若無譯	2,6	
有	切斯諾可科夫著	曹建培著	2,9	
教育方法	斯切潘仰著	王鼎昌譯	3,0	
大林	共產主義建設			

其 他

中國人民的勝利	尤里耶夫著	陳 鄭譯	2,6
中國經濟問題	阿斯特非也夫著	郭 鑄譯	2,1
中國文字與中國社會		丁 易著	5,1
明氏情務政治		丁 易著	20,1
西班牙革命詩歌選		黃葉眠編譯	3,1
俄文品詞變化			

蘇聯介紹

我怎樣成為最高蘇維埃代表

我怎樣成為最高蘇維埃代表	昂蓋林娜著	孫 源譯	4,100
蘇聯工人的生活	波特伏依斯基著	顧 源譯	3,700
蘇聯歷史基礎讀本	伊格那契伐主編 李相崇 曉歌	徐德光譯	21,500
爲祖國服務	闊日杜布著	郭大可譯	12,100
蘇聯國民經濟計劃	庫爾斯基著	杜爲明譯	4,200
蘇聯合作事業	巴魯著	賈 蘭譯	6,700
蘇聯城鄉關係	柯錫列夫著	潘公昭譯	2,100
蘇聯集體合同	巴什爾尼克著	李相崇譯	1,260
蘇聯國家預算	茲威列夫著	石 光譯	2,900
蘇聯家庭與法庭	斯維特洛夫著	貝 逸譯	2,400
社會主義競賽在蘇聯		本 社 編	4,500
蘇聯兒童教育講座	馬卡連柯著	高天浪譯	5,500
蘇聯小學生活教育	葉西波夫 岡查洛夫著 牛 瑋	魏 微譯	4,500
蘇聯三十年的教育	加拉什尼科可著	徐警青譯	2,400
蘇聯中小學生愛國教育	鮑爾德雷夫著	怡 黎譯	2,800
馬卡連柯的教育學說	麥丁斯基著	天 浪譯	7,900
蘇聯公民教育	麥丁斯基著	唐 人譯	3,900
蘇聯小學校長手記	伊凡·諾維柯夫著	唐 人譯	3,400
蘇聯小學的示範教育	鮑德略夫著	郭大可譯	3,100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一)	馬卡連柯著 石 光	天 浪譯	12,300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二)	馬卡連柯著 從 周	維 加譯	6,200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三)	馬卡連柯著 天 浪	維 加譯	11,400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四)	(即出) 高天遊	王子雲譯	
少年們(教育小說)	伊·阿·片切爾尼柯娃著 怡 黎 松	年譯	14,800

目 錄

倫敦的印象	一
和平擁護者	一五
警 告	二七
人們想活着	三五
轉 折	四七
人類的事業	六一
決不能！	八〇

倫敦的印象。

我已十五年不到倫敦了；不用說，許多事物都有了改變：畢卡狄里（註）的豪華暗淡，斷牆殘垣看得見了；商店貨架上的貨物變得稀薄，報紙顯得粗魯了。先前英國人對於那些非英國口音說出來的英國話是很難聽懂的；現在他們可就很容易聽懂——俄克拉何馬和密西西比的土語他們聽得已經太多了……皇宮、紀念碑、方尖塔仍和從前一樣充滿着大國的風度；但是帝國的動搖却在倫敦的日常生活中感到了；它的政策已經不是獨唱，而是伴唱了；它的普通人們開始明白，他們每月的預算，一塊肉或一件厨房用具，都是直接與昨天杜魯門先生說了什麼以及明天艾奇遜先生將要說什麼聯系着的。

倫敦變了，但倫敦總還是倫敦，壯麗而淒涼，像生活般的冗長，也像生活般的矛盾。每當我閒蹣在這個大都市的街道上的時候，當我看著它的皇宮和貧民窟的時候，我就會這樣——倫敦的一條著名大街，從乾草市場到海德公園角，長約一英里。這條街上，有許多建築是富於歷史趣味的。

註——倫敦的一條著名大街，從乾草市場到海德公園角，長約一英里。這條街上，

起狄更斯來。一個不了解英國的人，也許認爲狄更斯是一個浪漫派的作家，他只愛兩種顏色——白色和黑色，同時對於他來說，存在的只有地獄和天堂，好人和壞蛋。事實上，狄更斯是一個深刻的現實主義者；他所描寫的不僅存在過，而且現在還存在着——住在煤煙熏黑了的屋中的窮苦女孩，奢華與貧窮，純樸的犧牲者和僞善的罪人，凶惡的強擣家，貪婪的收贖的審判官，舉止文雅可是無情的高利貸者，貧困者的苦惱，被侮辱者的悲哀，人民的正直、忍耐，及其對勞動的愛，倫敦城區的傲慢，精於算盤而無人性。

英國人民在那患難的歲月中顯出了他們精神的特質。那未曾清除的斷牆殘垣，那冬天寒冷夏天熱得難忍的一排排兵營似的小屋，使人想到這個都市是怎樣生活過來的。倫敦的普通人們在空襲期間曾經顯出沉着與勇敢。他們也許顯出過更大的堅毅精神，耐心忍受那些困苦與貧窮；和鄰近的法國不同，這裡從來沒有『黑市』繁榮過：人們都是靠配給生活的。到現在，許多東西還保留着配給制——如肉、脂肪、鷄蛋、糖、茶葉、肥皂。這當然不能歸功於政府，這個政府認爲向馬來亞人和朝鮮人投擲炸彈要比把糖放在普通英國人的桌上好得多。然而，我們不得不稱讚普通的英國人，因爲他們的鎮靜幫助他們度過了沒有糖也沒有機的生活。

我已經談過了倫敦中心區的斷牆殘垣，談到了東城特殊顯著的兵營似的小房。但不能說倫敦什麼建築也沒有，建築是在進行着，但這是不够的。我看見了一批房屋；這是政府爲了國家的需要開始建築的，但是政府却沒有足夠的錢把房屋建築完畢，就把它賣給一家私營公司了，而現在政府租用着這些房屋的一部分。英國人帶着苦笑地說起這件事。同時，英國人時常要這樣的微笑，我坦白地說，這是一種不愉快的微笑。

在記者招待會上，一個英國記者問我：對一九三四年刊登在「消息報」上的我那一篇文章「坦白的交談」抱着什麼樣的態度。那篇文章是批評「國際觀光團」的。這團體有一個時期使外國人比蘇聯公民更具有優先權。我回答那位記者說，我所描寫的事實在十六年以前是真正存在的，那時我在莫斯科的報紙上抗議這件事。我向這位記者說，現在倫敦有許多商店，把貨物只賣給外國的觀光者們（送到輪船上或飛機上去）。英國人看到了本國出產的好衣料、毛織品和其他物品，却沒有權利得到：一切都是被美國人預訂去了。我問這位記者，他或者他的同業們是否抗議這件事呢？他却無言以對。

英國人爲什麼要忍受貧困？他們爲什麼明知道製成的東西將要運往海外去，還在工作着呢？他們爲什麼要擠在兵營似的小屋中呢？戰後這幾年。他們總是聽說：爲了避免經濟的依

賴性，避免美國的保護，還是必要的。誠實的普通英國人易於相信別人的誠實。他們相信自己統治者的誠實已經很久，也許是太久了。今年夏天他們才第一次懷疑起來：遠東的事件幫助他們理解到，為什麼他們必需住在兵營中或者吃鯨魚肉。儘管有報紙的謠言，普通的英國人都知道誰在侵略朝鮮，他們知道美國人在朝鮮南部建立的政權簡直無異於蔣介石的政權。普通的英國人憂慮地覺悟到，美國人霸佔中國的一個大島，這就意味着新戰爭的危機。這裡，甚至狡猾的新聞記者們也茫然不知所措，不知究竟捏造什麼消息，怎樣向讀者解釋：已經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國為什麼必須支持霸佔台灣的美國人。

艾德禮於七月三十日會向英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他說：今後的生活將更艱苦，因為必須進行重整武裝。工黨黨員直到最近都在號召英國人犧牲，說「我們必須擺脫經濟上的依賴性」。而現在，艾德禮叫本國的同胞將被帶來得更緊些，澈底擺脫政治上的獨立性，變為替別人作戰的正規士兵。

普通的英國人每天都聽到說俄國人正在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房屋、他們親愛的海島。在莫斯科的英國政府代表們出版着一種報紙，偽善地美其名為「不列顛同盟者」，他們想使少數的俄國讀者相信似乎大不列顛官方真是蘇聯的同盟者似的。在倫敦，同樣這批人

却要叫讀者（可惜不是很多的讀者們）相信，蘇聯是大不列顛的不共戴天的敵人。

我親自體驗到一些英國報紙的敵意和真正美國式的粗魯。當我到達倫敦的那一天，「新聞晚報」刊登了一篇冠以完全紳士風度的標題的文章：『為什麼放伊里亞入境？』在特法拉加廣場開會時，一個記者向我借火柴，我把火柴盒給了他，盒上貼有鎌刀和斧頭的標誌。於是第二天在一個大報上出現了『伊里亞的火柴』的照片——爲了要證明俄國人想要挑撥和平。

被工黨黨員們的反蘇言行所鼓舞的莫斯科的繼承者們，抬頭來了。在保衛和平大會開會時，法西斯分子放置炸藥筒和煽動性傳單。這些紳士中的一個，把旅行用的講台拉來放在我的旅館門前，由一四高大的警察們圍着，連續三小時地高聲咒罵『赤色黨人』。

應當指出：在英國人對蘇聯的一些挑釁行動中間，有的工黨黨員甚至可以與法西斯分子媲美。『新政治家』雜誌的工作人員邀請我吃早飯並解釋說：『這將是友誼的歡迎』。早飯時候，在其他作者之間有工黨議員克羅斯曼先生。雖然我早已失去了青年時代的易於詫異的天性，但克羅斯曼先生却使我不吃驚。他說，只有在美國大量儲存了原子弹，才能允許克羅斯曼先生的同僚們在英國建設社會主義。兩天以後，這位半原子的『社會主義者』在議會發表了關於外交政策的長篇演說，而且大部分是歸於我的。克羅斯曼先生說，他與我見

面了。右邊的椅子上發出了笑聲。於是克羅斯曼先生急忙改正說：「應該研究敵人。」然後他追記我所說的話，當然，我並沒有說這些話。「英國人和法國人一樣，無論在精神方面、無論在物質方面都不能夠作戰，但是英國人與法國人所不同的，是英國人還沒有感到這一點」。克羅斯曼毫不臉紅地繼續說：「李賓特羅甫就有過這樣的意見」。然而，這位紳士的聲望却達到如此地步，竟有幾個議員立即懷疑他所說的話——我姑且客氣些罷——懷疑他說得對不對。工黨議員德蘭柏在「雷諾新聞」上客客氣氣地指出了他的同伴是稍為曲解了蘇聯客人的話了。兩個大報「泰晤士報」和「曼徹斯特導報」刊登了我的信。我解釋了一番：我向「新政治家」雜誌的同業們所說的話是：先進的法國資產階級與英國資產階級之間的區別在於法國的資產階級剛才開始理解，它不能使法國人充當美國戰爭的士兵，而英國的資產階級還不明白這一點。我在信中解釋說：「戰犯李賓特羅甫曾經以為英國人是不能保護自己的祖國的，這種話不僅卑鄙，而且愚蠢。我會向克羅斯曼先生及其同僚們說過，我以為英國人民是不能參加侵略的。如果這觸怒了克羅斯曼先生，那麼這大概不會觸怒了愛好和平及正直的英國人吧」。

在工黨本身中間也看得出一些騷動。有一二十多個議員反對朝鮮的冒險。的確，有些議員

在工黨領導的最後通牒下了以後，退席沒有參加表決。但以威維斯先生爲首的其他的人却沒有退却。他們感到了選舉者——英國普通人們的支持。我會和一些工黨議員們談了很長時間的話；這真是五光十色的集會，這使我知到了工黨是如何複雜的。例如，出席的工黨議員之一，他把全部希望都寄託在原子彈上。但是有許多議員是很不愉快的，他們是由礦工、冶金工人和紡織工人派到議會來的。他們不願意奉行邱吉爾先生的政策，他們已經那麼多次揭穿了這個政策。一個議員對我說：「我曾向我的礦工們說我要保衛和平，但是他們却讓我投票擁護戰爭。」反對貝文先生的政策的不僅僅是許多工黨黨員們的良心，而且還有他們的常識。

對立就這樣產生了。最近的幾個月就會表明，這種矛盾就在萌芽期間消滅呢，還是要表現出生命力來。

英國現在正經歷着英國歷史上最動亂又最重要的一頁。不久以前，人民還相信工黨政府的政策是與杜魯門先生的政策截然不同的，因爲英國減低了美國人的熱心，它承認了新中國，它還批評反共產主義者的「十字軍」，同時它不同於美國的首先在於它是愛好和平的。

這是僞善的人們的顯著的勝利，同時又是天真的人們的顯著的委屈，不久以前英國的和

平運動還很微弱。現在人們的眼睛彷彿睜開了。在全國和平大會上，我遇見過許多教士與工黨黨員，教友派教徒和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都遠不是共產黨員。這個運動在人民群衆中增長着，同時許多工會代表出席這個大會也不是偶然的。這個運動也包括着知識分子的精華。我曾和英國一些最著名的學者談過話；他們直到最近都站在擁護和平的方面，而現在他們懷疑地左顧右盼——看看這裡邊是否有什麼圈套；然而，只要是愛好文化的誠實的人們，却就看到了戰爭的威脅，準備為和平而鬥爭。我覺得劇作家普利斯德萊的行為是值得指出的：他想來想去，自己與自己爭辯，尋求出路，於是困惑得更厲害了——在一九五〇年相信英國政府的愛好和平是不容易的，除非做一個新生的幼兒或是犬儒主義者。英國知識分子優秀的代表們，以民族傳統自豪的人們，他們明白美國某些貪婪的傢伙們所幻想的那個戰爭，對於英國不大的領土來說，對於可能被炸彈傷害的大都市及集中的工業來說是致命的。保衛和平運動，在英國可能成為真正全國性的運動。

各種不同傾向的倫敦人們告訴我，在特法拉加廣場的大會是戰後最大的一次集會。當我站在講壇上時，我看到了那些人民——各種年齡，各種階層的男女們。那一剎時我明白了，報紙煽動倫敦人來反對斯大林格勒人民是白費勁的；這個巨大的人群多麼的溫暖，這一群人

是歡迎蘇維埃人民的……

英國人的特性就是很少懷疑。在法國，你會看到未達學齡的兒童的疑問的目光。在英國，使我深刻感動的永遠是那些有着兒童般天真的眼睛的灰髮老人。然而，英國人的信賴性也有限度。報紙上雖然把美國在朝鮮的軍事干涉行動說成『聯合國軍隊的戰鬥行爲』，但很少令人信服。我不僅在貧窮的倫敦東城，而且在時髦的大飯店中，都聽到過同樣的譏諷的話：『美國人簡直成了不中用的軍人了……朝鮮人把他們打了，你看！……他們不要目中無人……』在這種逞快的語氣裡有著許多年來的侮辱：科羅拉多（註）的暴發戶企圖用繩繩拉住不列顛獅子割掉它的鬃毛，而現在這個馴養獅子的人却被趕得不得不逃跑了。

一個工黨議員，在我談到過的那次會見時候問我道：『怎樣結束朝鮮戰爭，才可以使美國人的威信不受損傷呢？』我不知道這個問題進一步的意思是什麼：是關心自己的夥伴呢，是俏皮話呢還是渴望和平。一切英國人都明白，受到打擊的並不是美國人民的威信，而是美國政府的威信。然而，許多英國人也明白另外一件事；美國人是不習慣這種打擊的，因為他們既然不能鎮壓朝鮮，那麼他們對於中國就更不能鎮壓了，雖然他們曾經嘗試過，曾經努力

（註）美國西部的一州。